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
第一四八回 城隍土地作護法 白狐大仙引路途

話說惡奴喬四千方百計在羅似虎跟前要獻妙策謀害施大人。不言天霸在房上發恨，且說羅似虎叫聲：「喬四，你說這六和尚，我倒不知他有怎樣一身武藝。我雖未見過他，常聽橫房裡的崔老叔與石八爺表過。但得他肯去殺施不全，我解了仇恨，縱費我幾千銀子，那可又算什麼？」只見有個丫環走進房來，望著羅似虎尊聲：「爺，後面宴席齊備，請爺去與新來的那位奶奶吃喜酒呢！」惡棍聽了，連忙立起，望著喬四說道：「這事就這樣辦罷。天還早呢，等至夜深，你先辦去。明日我聽你個信兒。」

不言喬四應允這事，等夜深了害人；亦不提羅似虎人內吃酒，且說在房上竊聽的黃天霸，抬頭仰看三星，天不過一更時候，因不知老爺下落，心中著急，要想下房動手；復又來回各房上尋施公下落，不表。

再說賢臣從黃昏時被惡奴鎖在倉房。

惡奴喬四把老爺四馬攢蹄捆了，放在糧食囤裡，又抓了一把土填在老爺嘴內，噎得老爺口不能言，腹內暗歎：白日挨了一頓鞭子，今又被捆綁起來，鎖在倉房囤裡，不由心內發急。起初急出一身冷汗，後來工夫大了，又凍的渾身發戰。此刻天到二更，腹內已空，怨氣攻心，思念之間，心內一急，兩眼發黑，忽悠悠的魂靈早已出了竅，飄飄蕩蕩，就要歸陰。暗中驚動當方土地、本處城隍，一見賢臣靈魂出竅，二位神聖不覺著忙，暗說：「不好，施大人他乃星宿臨凡，保扶真命帝王，今日不應歸位，若由他出去，玉帝豈不歸罪？」二神上前擋住爺的靈魂，知道目下有人來救，先暗中保護不表。

且說惡奴自從領了羅似虎之命，只等更深夜靜，要害施公性命，來到外邊房中，與眾惡奴耍笑飲酒，直到天交二鼓。直喝得愣裡愣怔的惡奴，酒到八分，猛然想起道：「哎喲！」了不得，幾乎忘了一件大事。」連忙辭眾奴，越趨越起的邁步竟奔倉房而來。惡奴早已備下鋼刀，在腰內掖著。倒運的惡奴伸手拔出，持在手內，猶如猛虎，晃裡晃蕩，看看將到倉房，惡奴猛見一物，嚇了一跳。那物渾身雪亮，眼似金鈴，順著窗台溜出溜的走。惡奴初認是個貓兒，又大不相同。其形如犬大，望著他不住的齜牙兒，瞪著眼，嘴裡不住啞啞的發吼。看官，你道此貓是哪裡的？此乃是惡棍家那幾年運旺，有狐大仙在他家住下。皆因這三間倉房裡潔淨無人，大仙爺就在糧米囤內時常起坐。今被惡奴喬四把施大人捆綁捺在高糧囤內，施公現是欽差大臣，官居二品，乃國之封疆大臣，好大的福分。狐仙爺雖然成仙，究竟卻不能侵正。一見喬四把一位上界的星官囚禁在內，狐仙爺哪能安穩？連忙就溜出去咧，正在滿園裡溜尋找下處，迎頭碰見喬四，喝得酒氣醺醺。大仙爺知是他的邪火熾大，心里正恨他得很，故此望著他齜牙兒。喬四見是白貓，用刀照准一砍。狐仙大怒，站起前腿，望面上撲噴了一口仙氣。喬四不由得打個冷戰。那貓兒倏忽不見。惡奴此刻邪氣附體，心裡發迷，眼內發昏，手提鋼刀誤入倉房隔壁屋中。此屋乃是七口兒同他妻子居住，他正與妻喝酒，冷不防喬四闖進，不分皂白，一刀一個，結果性命。喬四殺了七口兒夫妻，心中這才明白，腹中暗說：「我本意要害施不全，為何無故殺了羅府之人？」想罷，抽身往外面走不表。

且說城隍、土地二神擋住賢臣魂靈不放出去，見天霸來到，用聖手一指，爺的魂靈歸竅；神明復用法力使賢臣口中泥土化為烏有。大人不由「哎喲」哼了一聲。好漢猛然聽見，又見那房下邊隱隱約約來了一人不表。

且說小西來至二層房上，留神向下細聽，也聽不見大人的聲音來，又不見黃天霸的蹤跡，心內著急。但見靠著後沿堆著一捆杉篙桿子，小西借著杉篙溜下房來，忙把腰中搭包打開，抖出折鐵刀來，復將搭包係好，手提單刀，黑影裡，一直往前走。有條過道，順著過道向東行，剛出過道，碰著一人，晃裡晃蕩的走過去，口裡嘟囔著自己搗鬼。小西忙把身子向外，讓他過去，隨後緊跟，留神聽他的話。只聽那人說：「合該倒運，我喬四想是得了昏迷病，平白殺了七口兒夫妻。明日舅太爺要追問，我怎麼應承呢？」後又說道：「不怕，若果殺了施不全的性命，舅太爺一喜，就不追問咧！」惡奴只顧走著，自言自語的，哪知背後跟著關壯士。房上驚動了黃天霸，才要下房，忽又聽見房內「哎喲」——是大人聲音；又見那邊有人自言自語的說話，才知惡奴來殺大人。好漢豈肯容他展手？忙取飛鏢照著那人耳朵發去，只聽喇的一聲，惡奴喬四「哎喲」一聲，栽倒在地。小西不知是哪裡的帳，只當此人有羊兒風，趕上前去按住，用刀一指，罵聲：「囚徒！快說實話。」惡人把酒也嚇醒了，也不心迷了，只覺疼的難忍。他只當盜賊前來打劫他們家財，嚇得渾身打戰，叫聲：「大王爺別動手，我願實說。就是要金銀要首飾也有，都在上房裡。只求爺放我起來，我好去取。」小西一聽，罵聲：「囚徒！別作夢咧！我們並非大王、二王的，乃是跟施大人的長隨。你須要快說，把我們大人藏在何處？但有半句隱瞞，要你的狗命。」

閒話少敘。且說天霸發鏢打了惡奴，方要下房，聽得有關小西聲音，好漢嗖的一聲，輕輕落地。天霸就不肯說官話咧，低聲叫：「合字兒，春點念團呢，要叫本克裡的接腕兒，蒼哨子熏著，他必涼上。」小西聽了黃天霸暗話，知道是：要叫本家羅四聽見，他必逃走，千萬別放這個惡奴走脫。留神一看，但見惡奴左耳上穿著一枝鏢。好漢得了主意咧，忙把飛鏢拔下來，遞與黃天霸；又把喬四的褲腰帶解下來，就從惡奴著鏢的耳朵上穿的窟窿內穿過去，拉著，同天霸來至倉房門首，小西把喬四拴在窗戶樞上，又用刀背吧吧吧把他膀打傷。小西惟恐他嚷，彎腰抓了一把土，填了喬四一嘴，惡奴就如死人一般。

黃天霸摸了摸門上有鐵鎖鎖著，好漢用手一擰，鎖便開落。

前言不表，單說惡棍羅似虎，自從廂房回到自己的臥房，不由得悶悶不樂，坐在炕上，耷拉著臉。他妻盤問，他用巧言折辯，假說身不爽快。他妻劉氏為人忠厚賢惠，一聽此言，只當實話，連忙吩咐使女快些打鋪。使女把鋪安置停妥，惡棍睡倒。劉氏疼夫，恐其得病，熬了些黑糖姜湯，教他喝了，又叫使女傳出去，明日一早延請醫生。使女答應而去。劉氏關門。

惡棍躺下，猛聽窗外腳步走動，慌張得很，惡棍打量楊氏應了口，有人來請他去成其好事，忙問：「外邊是誰呀？」只見一人走至窗下低聲說：「爺還未睡嗎？小的是李興。」惡人說：「你有什麼事？」惡奴說：「爺快起來罷，了不得咧！小的方才從倉房門口過，見有兩三個人，說他們是欽差的長隨，來救施不全。外面有許多的官兵，把著我們家的大門呢。又見一人舉著明晃晃的刀，按住一人要殺。我聽了聽，哀告的聲音是喬四，嚇得我連忙溜下來送信。爺須早定個主意才好。」惡棍一聽此言，猶如登樓失足一般，嚇得渾身亂抖，心裡不住的嘖嘖亂跳，口內說道：「叫管事的傳齊佃戶、長工，大家努力去擋官兵。先把進來的兩個人拿住，同施不全捆在一處，再把官兵殺退。任憑什麼亂子，明日再說。等著石八爺與崔老叔來了，我們商量就是了。」李興說：「俗話說的好，三六九著，走為上策。」惡人說：「可往哪裡去呢？」李興說：「北京現有千歲府大老爺，是得臉的首領。爺是他的親兄弟，逃在那裡管保無事。」惡棍聽了，叫聲：「李興，到底是你見識高超，不亞如孔明！還要問你一句話，不知到京多遠？幾日才能走到？」李興說：「離京大約不過五百餘里，三日兩夜，便可到京。」惡人說：「就快備兩匹馬，咱就立刻起身。」主僕出後門上京不表。

且說黃天霸擰開了倉門鎖進去，裡面漆黑。小西連忙把火種取出，照著火亮，四面留神細看：間通連屋，一溜窗下，並無別的陳設，都是木桶、席囤。又見西北屋角裡放著一張八仙桌子，桌面上擺著香爐五供，還有酒壺、酒杯，滿滿的供一杯酒，三個雞子。小西見有一對蠟燭，登時點著，照得明如白晝。黃天霸猛見桌上一物，原來頭裡貓銜的那一枝鏢，上面裹著一字束。好漢拿來打開一看，上寫四句詩詞：

天上星君壽未終，引將俠士立功；

要知吾乃為何許，瓜犬山人自老翁。

天霸看了，不解其意，估量著是仙家指教，牢記著尋找大人，連忙收起。二位好漢舉了蠟燭四下留神，並無大人蹤跡。

小西說：「想必不在這房內，問問喬四就知道咧！」天霸說：「分明我聽見這屋裡是大人哼的聲音。」復又細找那囤邊，又聽

哼了一聲。二人走到高糧囤邊，只聽哼聲不止。天霸舉燭一照，只見高糧囤裡躺著老爺呢！天霸說：「救爺來遲，望乞恕罪。」賢臣聞得是天霸，不由心內感傷，鼻端發酸，眼圈發紅。

老爺恐失了官體，把眼一睜，「咳」了一聲，叫聲：「天霸，莫非是咱們夢裡相逢嗎？」天霸回答說：「老爺不必起疑。」小西也叩頭請罪。忽見外面又有腳步聲響，慌慌張張來了一個人。

不知此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